

著名學文界世

青鳥

著原克林脫梅
譯強熾葉



著 名 學 文 界 世

青 鳥

著 原 克 林 脫 梅
譯 強 熾 葉

青 鳥

The Blue Bird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出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定 價

元 三 角

原 著 者

M. Maeterlinck,
G. Leblanc.

譯 述 者

葉 熾 強

發 行 者

朱 炎

啓明書局代表人

發 行 所

啓 明 書 局

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

經 售 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本 書 編 號 : 144

被稱為「比利時莎士比亞」的梅德林克 (M. Maetice Maeterhock 1862) 是近代世界的戲劇家及散文作家。他的盛名，使小孩子也都知道的，也就是這本青鳥 (Blue Bird)。

他是一個最大的象徵派的代表，他的作品，有茂娜凡娜 (Monna Vanna) 等十餘種，在無論那一國裏，都能找到他的譯文，尤其是青鳥，幾乎是各國小孩子手中常見的讀物。

本書中的故事，『寫兩個孩子在夢中要找青鳥，在記憶之土，在將來之國，在月宮中，在森林中，到處的尋找，都沒有找到。後來他們醒來了，鄰居的孩子生病，要他們養的鳥玩，他們給了他，這鳥真的變成青的了。但當他把牠放出來玩時，鳥又飛得不見了。』青鳥乃是幸福的象徵，只有從自己犧牲中才能得到。但幸福非永久可以在握的。所以青鳥不久就飛去了。

青鳥第一次上演在莫斯科，後來歐美各大舞臺，把青鳥列為常演的劇本了。

本書並非是劇本，使小孩子易於瞭解起見，是由勒白侖 (Georges Leblanc) 用故事體裁寫的，但並沒有損害原書的精神，這是梅德林克本人亦承認的。

目次

第一章	草屋奇遇	一
第二章	仙宮	一五
第三章	穿過死灰	二三
第四章	黑魔的宮殿	三一
第五章	生之輪軸	四三
第六章	曙光	五八
第七章	不夜天	六一
第八章	掙扎	六八
第九章	握別	七九
第十章	在小眠牀上	八五

第一章 草屋奇遇

很早的年代之前，有一個樵夫和妻子帶着兩個子女，住在靠近太古的大森林中的一間草屋裏。那兩個子女曾經碰到了一次奇遇。

當沒有告訴你們這樁奇遇之前，我先把這兩個孩子說明一下，使你們知道他們的性格怎樣；如果他倆不是這樣可愛而勇敢，就是往下看到的奇事，也不會發生什麼興趣。

底爾底爾——便是這位英雄的名字——年紀十歲；他的小妹妹彌底爾卻只有六歲。

底爾底爾是個身材很高的小傢伙，漂亮和強壯的身體，發育極完美，一頭烏黑的頭髮，被他的頑皮的脾氣弄得亂蓬蓬。他很受人歡喜，因為他有動人的微笑，溫柔的臉兒，和亮晶晶的鳥眼，尤其是因為他勇敢和大膽，顯出高尚的心地的緣故。清早常常和他的爸爸——樵夫底爾——在晨霧迷漫的路上走，身上穿着破爛的衣服，而神氣卻非常驕傲，非常英武，髻髻天地間一切美麗的東西放出可愛的微笑都在前面等候他一樣。妹妹彌底爾卻和他大不相同，穿着母親替她收拾得乾乾淨淨的長衣，出落得十分可愛，十分美麗。相形之下，哥哥越顯黧黑，而她就越顯得白嫩，她的一雙大眼，溫柔而帶一點藍色。那雙眼睛，什麼事都能驚駭她爲了一點小事便能夠流下淚來，那種孩子氣，又帶點婦人氣，概格外令人可愛。她很文雅的聽哥哥說話，有時雖然放縱一些，但終不願意他冒險地跟他作長途的旅行。

故事開始了，這一男一女的一對小英雄，在一晚到世間尋求幸福，發生一些什麼事情，便是這故事的演進。

底爾爹的草屋是城外最不好的一所房子，對面有一家闊人的洋房，更顯得這邊屋子的卑鄙。草屋的窗口，可以看見對面的餐室，客廳，到了夜晚，常常照耀得金碧輝煌。白天，也可以看見小孩們在露台上花園裏，或

在暖室裏玩耍，那暖室還終年開着鮮花，城裏人也時常跑來玩賞。

一個晚上，正當新年夜，底爾媽把她的孩子們安置在牀上之後，並且比往常更親熱地吻過他們。大雪紛飛，把底爾爹裏住到森林子裏去作工的腳。因此，她就沒有錢買東西給底爾底爾兄妹裝在聖誕襪裏。孩子們也便睡着了，除了貓叫聲，犬吠聲，和老祖父那架鏽的滴達聲，一點別的聲音都沒有。但是一道太陽一般的亮光突然射進窗裏來，桌上的燈也自己亮着了，兩個孩子一齊醒來，打過呵欠，揉揉眼睛，從被裏把手伸出來，底爾底爾就輕輕地說道：

『彌底爾呀！』

彌底爾答道：『唔，底爾底爾呀！』

『你睡着了嗎？』

『你哩！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沒有，我剛同你說話，怎麼會睡着呢？』

他的妹妹問道：『我說，今天是聖誕節嗎？』

『不是的，明天也不是，今年聖誕老人不會給我們帶東西來了。』

『爲甚麼呢？』

『我聽媽媽說，她不能到城裏去……但是他明年會來的。』

『明年還長遠呢？』

男孩子說道：『長遠哩。但是他今晚會到闊人的孩子那兒去的。』

『真的嗎？』

底爾底爾突然叫道：『呀，媽媽忘了把燈吹熄哩……我想着了。』

『什麼呀？』

『我們起來吧』

彌爾底爾常記得媽媽的話，便說道：『但是我們不能起來呀。』

『爲甚麼不能，這兒又沒有人……你看見窗戶嗎？』

『啊，多亮呀……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這是宴會上的燈光。』

『什麼宴會？』

『是對面那些闊人的兒子。那是聖誕樹，我們把窗戶打開罷……』

彌爾底爾很溫和地問道：『能打開嗎？』

『當然能打開，這兒又沒有人管我們……你聽見音樂嗎……我們起來罷。』

兩個孩子便從牀上跳下來，跑到窗口，爬上木凳，把窗戶一齊打開。屋裏全照亮了；兩人就很熱心地往外望着。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我們什麼都能看見了！』

可憐的小彌爾底爾在凳上簡直跳不起腳尖，他說道：『我看不見哩。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下雪哩，兩架馬車來了，一架有六匹馬拖。』

彌爾底爾盡量伸出身子往窗外張望，一面說道：『有十二個男孩子出來了！』

『別蠢罷……都是小姑娘呀……』

『她們都穿着短褲哩……』

『靜些……看罷……』

『樹枝上掛着那些金亮亮的東西是甚麼？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咳，自然是玩具呀！刀咯，槍咯，兵咯，大礮咯……』

『桌上堆的又是甚麼呀！』

『糖糕，水菓，包子。』

彌底爾拍着手叫道：『啊，這些孩子多漂亮呀！』

底爾底爾答道：『看他們笑了又笑哩！』

『還有那小的在跳舞啦！……』

底爾底爾便叫道：『是的，是的，我們也來跳舞吧！』

兩個孩子使用腳在木凳上敲着作樂。

彌底爾說道：『啊，多可笑呀！』

底爾底爾叫道：『他們拿糕了！他們拿得着呀！……他們在吃了，他們在吃了，在吃了！……啊，多麼可愛，多麼可愛呀！……』

彌底爾數着幻想的假糕。

『我有十二個……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我有四個十二個。但是我可以分給你一些……』

這兩位小朋友便喜歡得跳着笑着，並且渾身戰慄着，看着別的孩子們的幸福，竟忘了自己的窮苦這樣子，立刻得到一種酬報。突然之間，門外有一陣急促的敲門聲。孩子們便動也不敢動了，再也不敢頑皮。木板軌軌地響了一聲之後，門便豁然地又慢慢地打開來；一個小老嫗跑了進來，全身穿着綠色的衣服，頭上頂着一塊大紅頭巾。駝了背跛了腳，而且眼睛也只是一隻；鼻子同兩頰幾乎連在一起，從來分不出凸凹；走起路來，混身都靠在一根杖上。也許她是一個仙人吧。

她蹣跚地到了孩子們面前，用一種鼻音說道：

『你們這兒有會唱歌的草，和青色的鳥兒嗎？』

底爾底爾混身戰慄着說道：『我們這兒草倒有，可是不會唱歌……』

彌底爾說道：『底爾底爾有隻雀兒哩。』

那小傢伙連忙申說道：『但是我不能給別人，因為是我的。』

這不是極充足的理由嗎？

那仙人戴上她的大圓眼鏡，對雀兒細看着。她說道：『這雀兒青倒很青，但是我要那真正的青鳥，給我那病了的女兒……你們知道青鳥是為什麼而生的知道嗎？我想你們也不知道，因為你們都是好孩子，我便告訴你們罷。』

那仙人用彎曲的手指摸摸她的高鼻頭，用一種很神祕的聲調，輕輕說道：

『青鳥是為幸福而生的，你們應該明白，我的小女兒更當幸福一些，她的病才會好，因此我現在叫你們到人間去，為她找尋青鳥。你們現在立刻動身……你們知道我是誰？』

兩個孩子露出為難的神氣，互相看着。事實因為他們從前向來沒有看見過仙人，如今看到，有些害怕。但底爾底爾總算很有禮貌的說道：

『你倒很像我們的鄰居勃靈格太太哩……』

照底爾底爾想，他這樣說，可算是很尊敬仙人，因為勃靈格太太有一家店舖就在他們隔壁，地方很好。滿屋堆着糖菓，有彈，巧克力糖，糖人，糖雞，開張的時候，還有金紙包着的薑麵大娃娃。勃靈格婆婆的鼻子，同這仙人一樣醜，年紀也差不多，走路更像這仙人，腰彎着，活像兩個人一樣；但是她很慈和，她還有一個小女兒，星期日常同樵夫的孩子們玩耍，不幸這一頭烏髮的少女，時常患着一種莫名其妙的病，睡在牀上，她一病倒，就求底爾底爾把鴿子給她玩，鴿子原是底爾底爾心愛之物，不會給她。照這孩子想，這一切，都十分和仙人告訴他的事相同，所以他叫仙人作勃靈格。

這真出乎意料之外，那仙人反而勃然大怒，滿臉緋紅。這是她的僻性，一個仙人，能在一分鐘之間，隨自己

的高興，把面貌完全變過。這晚上，她變的樣子又醜又老，背是駝的，眼也缺了一隻，肩上有兩叢灰髮披着。她向底爾底爾問道：『我的模樣兒怎麼是醜是美？年老還是年青？』她問這許多話，目的在試試這孩子的心腸究竟是否和善。這時候，他轉過頭去，不敢說她的模樣兒如何，她便叫道：

『我是勃理審啊！』

底爾底爾混身戰慄着答道：『啊！對呀！』

這話使仙人滿足了，她看見孩子們還穿着睡衣，便叫他們趕快穿衣裳。一面自己就替彌底爾穿着起來，一面又問道：

『你們的爹媽在那兒？』

底爾底爾指着右邊的門，說道：『在那兒，他們都睡着了。』

『那末祖父和祖母呢？』

『早都死了……』

『那末弟妹們呢……你有弟弟妹妹嗎？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啊，有哩，有三個兄弟哩！』

彌底爾又補說道：『還有四個小妹妹。』

仙人便問道：『都在那兒呀？』

底爾底爾答道：『也都死了。』

『你們願意再同他們見面嗎？』

『啊，當然歡喜呀……立刻就要見面……領我們見他們吧……』

仙人說道：『我又不是裝在口袋裏，有這樣容易。不過很運氣，你們到記憶之鄉去，就可以看見他們。到齊！』

鳥那兒去的路在左邊轉三個灣便到了……我敲門時你們在幹什麼？」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我們正在吃糕玩。』

『糕在那兒呢……你們有糕嗎……』

『在閨人那些孩子的屋裏……來看罷，多可愛的糕！』

底爾底爾便把仙人拖到窗口去。

她說道：『但是吃糕的究竟是別人啊！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是的，但是我們可以看他們吃哩。』

『你不怨他們嗎？』

『爲什麼要怨他們呢？』

『他們把糕完全吃了。照我想，他們不給你們吃，這於情理上是不對的……』

『不盡然，他們有錢呀……我說，那兒不好看嗎？』

『這兒也一樣好看，只是你們看不見罷了……』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我一定看得見的。我的眼睛非常好，雖然高高在教堂頂上的鐘我都可以看得清楚；爹還看不見哩！』

仙人突然發怒道：

『我告訴你！我說你們看不見的，就看不見呀！』

她的怒氣越來越高。似乎就是爲了這看得見教堂頂上的鐘的一句話而發怒的！

孩子當然也不是瞎眼；不過他很慈和，命該享福，所以她要教他怎樣去看萬物中最好最美的一切。這不是一樁容易的事，她知道，許多人活了一輩子，沒有享受着黏在身邊的幸福。但她是個仙人，當然是萬能的，所以她決意給他一頂神帽，上面鑲着一顆有神力的鑽石，能够把真理指示給他，使他常常看見萬有的內容。

瞭解一切獨特的生命，和獨特的存在，而爲自己尋求幸福與歡樂。

仙人從身邊一隻大口袋裏，把小帽兒取了出來。這是一頂繡着白邊的綠色小帽，中間鑲着一顆發光的大鑽石。底爾底爾簡直快活得忘了所以然。據仙人對他解說鑽石的用處，是這樣的：掀一下帽頂，可以看見一切事物的靈魂，稍稍轉向右邊一些，可以發現過去的一切，轉向左邊，便可以看見未來的一切。

底爾底爾滿面笑容，快樂得跳躍起來，立刻又恐怕這小帽兒一旦會失去。

他說道：『也許爹爹會給我拿去的。』

仙人說道：『不會的，因爲即使戴在你的頭上，別人也看不見的……來試試看。』

孩子們拍着手叫道：『好呀，好呀！』

勢驕是演一套魔術，那奇怪的帽兒立刻戴在孩子的頭上。這分明是一個不同的時代了！老仙人變了一個年輕美麗的公主，全身穿着絲服，鑲着發光的寶石；草屋的牆壁都透明而且發出寶石的光輝；破爛的家具完全變了大理石的。兩個孩子便跳來跳去的拍着手歡呼起來。

底爾底爾叫道：『啊，多可愛呀，多可愛呀！』

很自負的小彌底爾好像着了魔一樣的，呆呆的站住，盯着公主的美麗的衣服。

更奇怪的事還在後面開展着。那仙人不是說過動物和各種東西都會活起來，像人一樣的說話作事嗎？瞧，老祖父那隻鐘的門突然打開了，傳來一陣動人的音樂，十二個打扮得花花綠綠的舞十圍在孩子的四週跳起舞來。

仙人說道：『這是你們生活上的時間。』

『我可以同他們跳舞嗎？』底爾底爾這樣問，並且暗自贊賞着這些小東西，既漂亮，又伶俐活像小雀兒在地上跳。

但他又忍不住大笑起來！這可笑的胖傢伙，似乎呼吸也沒有全身糊着麵粉從麵包盤裏掙扎出來對孩

子們鞠躬，他到底是甚麼人呀！原來是麵包，麵包也得在地面付錢。他的自由了他的樣兒，活像一位又胖又有趣的老先生，面孔上突出來兩塊團圓，那雙大手，因為臂膊太粗，放便的大腹上，連互相這麼碰他，一碰都不成。他穿着一件焦黃色的貼身衣服，胸部有幾處裸着，就像我們每晨早餐吃的上等塗油麵包差不多。頭上——你且想想他的頭看罷！——頂着一個大圓餅，髮髻一頂有趣的頭巾。

別的小麵包，模樣兒也同他差不多，爬出來同時間一齊跳着玩耍的時候，蹣跚地爬出盆來，全沒想到他們撒在那些漂亮太太身上，好像一陣濃雲似的麵粉。

這真是一種又奇怪又迷人的舞蹈，孩子們都歡喜極了。時間和麵包一同跳着；碟子也湊趣兒，在櫥裏上下亂跳，又不敢跳出來，否則會粉身碎骨。玻璃杯也在櫥裏碰着，互祝大家的健康。刀叉更嚷得起勁，就連自己說話的聲音也聽不見了……

這樣再鬧一會兒，真不知會鬧出什麼亂子來。爹爹媽媽一定會吵醒了，好在鬧得高興的當兒，燂肉裏突然衝出一道大火，屋裏全照得通紅。髮髻屋子已經着了火。這時候，人人多躲到角落裏去，嚇得不敢作聲。底爾和彌底爾也怕得哭了起來，連忙把頭攢進好仙人的大衣裏。

她說道：『不要怕。這是火，它也來湊熱鬧玩耍了。他很好，最好勿碰他，因為他的脾氣很暴躁。』孩子們從仙人那件大衣的金鑲花邊的隙縫裏偷看，看見一個紅色的高僧兒望着他們，今他們那小，他全身穿着鮮紅的緊身，飾着燦爛的小金飾，肩披紅絨巾，他用長手揮動時，就活像融融的火焰，捲髮辟直的豎在頭上。他手舞足蹈地在房裏亂跳，好像是一個瘋子。

底爾底爾雖然安心了一點，還是不敢伸出頭來。仙人物理論就想出一個好法子：她用小手向水管一指，立刻就出現一個小姑娘，哭泣得淚泉好像噴水池那樣直流。她是水母，她生得很漂亮，卻帶點愁容。她的歌喉極好，很像泉水的潺潺聲。那直垂到腳跟的長髮，原來是海草做的。她起先猶豫不決，四處張望着；後來看見火仍在那兒狂舞着，她就勃然大怒，往他身邊一衝，竟澆得他滿身滿臉渾淋漓淋的火，也大怒起來，噴出一陣濃煙。

這便知道自己又碰着老對頭了，還是躲到角落裏去好，水也住了手，地方似乎再現了和平。

兩個孩子也不十分怕了，正問着仙人還有什麼怪事，便聽到一聲磁器的破響，回頭向桌子那邊看，多怪呀！原來牛奶瓶跌在地上，成了粉碎，從那碎片裏竟爬起一個漂亮的女人，輕輕驚叫了一聲，拍拍自己的雙手，抬起頭來東張西望的看。

底爾底爾立刻就去安慰她，因為她知道她是牛奶，他很愛她，所以就吻了她一下。她像一個擠牛奶的姑娘那樣又乾淨又漂亮，從她那件乳酪衣下，時時還送來一陣乾草的香味。

這時候，彌底爾正看着糖塊，似乎也活起來了。糖塊包在藍紙包裏，放在門旁那個架子上，不住的左右擺動，也沒有什麼結果。後來才有一隻細長的手伸出來，再伸出一個尖頭，把紙包穿破了，以後伸出來的另一隻手和一隻腿，似乎長得沒有個盡頭……啊，你要看看糖的樣兒才有趣呢。那樣兒，真要笑死人，孩子們都忍不住對他大笑起來，但他們也很願以禮儀待他，因為他們聽仙人這樣介紹：

『底爾底爾，這是糖的靈魂。他的袋袋全裝着糖，他的手指，也全是糖棒。』

有一個糖做的朋友，高興時就在他身上挖點下來吃吃，真够奇怪呀！

『汪汪，汪汪……早上好呀！早上好，我的上帝呀……到頭來，我們也能說話了……光叫光搖尾巴你又不大懂……我愛你！我愛你啊！』

這走起路來總攪着別人的傢伙，歡鬧得一屋都是他的聲音的怪傢伙，到底是甚麼人呀！我們一看，立刻就知道了。原來是泰羅，是一種儘力了解人類的好狗，也是伴孩子們到森林裏去的馴犬，守門的忠心衛士，忠誠大度的好朋友。他用兩隻後腳走過來，髻髻兩隻腳生短了一些，另外兩隻腳在空中揮來揮去，那姿勢活像一個笨漢。他一點也沒有變，仍穿着那件光滑的芥子色大衣，生着一個猙獰而像猛犬的頭，戴着一個口罩，所不同的，只是他比從前大了一些，而且現在會說話了。他說話說得很快，似乎他想爲同類報復那種沉默數百年的仇恨。他什麼都談，甚而能爲自己解釋分辨他吻着兩個小主人一面叫他們作「龜的小上帝」那樣

子真十分好看，他忽然坐起來，忽然又在房裏亂跳，碰碰桌椅，又用軟腳爪同彌底爾玩鬧一回。還要捲捲舌頭，搖搖尾巴，氣吁吁的似乎要出去打獵的樣子。我們立刻就可以看出他的直爽。他深信自己的重要，以爲惟他是新世界的一切中所不能少的東西。

直到同兩個孩子鬧够了，又在同伴間踱來踱去，頻頻送以關切的目光。他的快活得了自由，簡直快活得忘其所以；他既然是最可愛的生物，當然就有最大的幸福，不幸他如果變成人類，把小狗那點美德就失去了，他會嫉妒了！他真是十分善妒，只要看見輪到貓兒德拉底也活了過來，同他一樣地被孩子們撫愛親吻，他就覺得說不出的難過啊！他多恨這隻貓呀！看見他在身邊，看見他也夾在這親熱的家庭裏，那種難過，真是天災的犧牲。但因為他的小上帝們歡喜這樣，也總得忍受下去了；而且只好避得遠遠的去。但是，又因為她，他良心上確實又犯了許多罪！有一天晚間，他不是偷偷地爬進勃靈格老太太家的廚房裏，想把她那隻老貓勒死，把那隻與他素無仇恨的老貓勒死嗎？他不是在對面那家廳上，把一隻波斯貓的背部咬爛過嗎？他不是有意到城裏去，爲發洩一時的私怨，想把所有的貓一齊弄死的嗎？而今德拉底也像他自己一樣會說話了！德拉底在這未來的世界裏，同他的地位會一樣了！

他只苦苦地想着：『這世間是沒有公理的！真是沒有公理的！』

這時候，貓兒正洗了臉，舐過他的腳爪，這才伸到小姑娘面前去。

她的確是一隻很美麗的貓，如果我的朋友泰羅不把牠看得那樣壞，我們一定能够多多看她幾眼。看她那雙綠玉裏鑲黃玉的眼睛，不叫人心動撫着她那黑絨似的身體，不叫人歡喜！你怎能不愛她那副莊重新文而且高貴的容貌呀！

她溫柔地笑着，很客氣地對彌底爾說道：

『小姐，早上好呀……你姥今朝多漂亮啊！』
孩子們喜歡撫着她。

泰羅站在角落裏，看着貓兒的一舉一動：

他暗暗說道：『她也用後腿像人一樣的站起來了。看那尖耳朵，長尾巴，墨黑的衣裳，真是個魔鬼形！』說着他不禁咬牙切齒的更恨了。他又繼續想道：『她又像鄉下掃煙囪的，那東西我真是恨得刺骨，不管我的上帝們怎麼說，我總不把牠當真人看待……』他又嘆了口氣說下去：『幸好我比他們知道許多事情！』但是突然間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猛撲在貓身上，大笑着，好像仇人相見的怒吼：

『我要駭德拉底一下子哩！汪汪！』

但貓兒還在作動物的時候，就覺得自己很尊貴，自己生來是富貴命。她想自己與狗分個你高我下的時候了，在她眼光裏，狗兒生來就是個壞蛋，所以她露出輕蔑的樣子，退後了一步，只說：

『先生，我不認識你。』

泰羅聽見這無禮的話，又猛跳了起來，貓豎起全身的毛，擡起小紅鼻下的鬚鬚（因為她覺得這兩叢白鬚在黑毛上更顯得美，自己非常驕傲；又弓起背，豎起尾巴，怒叫着『弗弗！』氣勢凶凶的站在大櫃上，就像中國瓶蓋上的龍一樣。

底爾底爾大笑起來；但如果這時候出了事，這場廝鬪是決不會好好收場的。晚間十一點，冬季已是午夜的時候，突然有一道極強的陽光射進草屋裏來，既燦爛，又光亮。

孩子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說道：『呀！太陽出來了！爹爹看見會怎麼說呀！』

但底爾底爾並沒有等仙人的糾正，自己也就明白了；他滿心驚訝，便跪在刺眼的陽光下，窗口一道太陽圓光中心，站着一個極美麗的女郎，好像混身都穿着金衣，發光的紗蒙了她的身體，又遮不了她的美麗；她一雙素手，伸出來給人什麼東西似的那種姿態的手，簡直是透明的；一雙亮眼，打量着週圍的人們。

底爾底爾說道：『這是皇后吧！』